

杜宣散文選



人民文学出版社

DE
1267/139

杜 宣 散 文 选



20821515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821515

封面设计：王明湖

杜宣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3}{4}$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0019·3160 定价 0.67 元

目 录

永恒的春天.....	1
到虹桥的第一天.....	8
忆虹桥.....	18
还 乡.....	25
长相忆.....	34
杭州抚忆.....	43
井冈山散记.....	52
南海明珠.....	59
号 角.....	67
新安江上.....	71
边寨月夜.....	78
滇海红云.....	89
岁 月.....	100

富士雪.....	107
五月鹃.....	115
杭州柳.....	124
画家·诗人·战士.....	133

美丽的早晨和黄昏·····	138
雷鸣·喷火·蝶纷飞·····	143
孤儿和亲人·····	148
诗之岛·····	153
梦南方·····	163
刻骨铭心的教诲·····	174
夏夜星空·····	187
忆郭老·····	196
忆杨朔·····	202
陈同生同志青年时代斗争生活片断·····	208
启明星·····	221
拾穗·····	226
月落沙梁·····	232
朴实无华 和易近人·····	239
香溪月·····	244
神农架原始森林探访记·····	249
雨夜悼李季·····	257
炉边寄语·····	263
红鞋·····	268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273
赤道上的一次国庆宴会·····	277
富士云飞·····	283

一枝梅	288
“我回来了，谢谢你们！”	294
后 记	302

永恒的春天

一九四九年四月，是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当时住在中南海内怀仁堂隔壁的一个院子里。几株硕大的丁香花正开得灿烂如锦，香气袭人，落下来的紫色和白色的花片，就象是在玉阶上铺上了一块用鲜花织成的地毯。走出院子，到处都是瑰丽的宫殿，黄色的琉璃瓦，红色的宫墙，和那柳岸湖光相互辉映；北国春迟，这正是花季，到处栽种的都是珍贵的花木，真是“万紫千红开遍”。这本是清王朝的御花园，是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几百年来成为帝王们过着恣纵淫靡生活的场所，现在才还到人民手里，度着第一个绚烂的春天。

这时我接受了参加南下工作的任务。二十四日我们看到了南京解放的捷报。就在这天，我被编入南下工作团刘晓同志直属队。晚上中央首长在怀仁堂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南下干部的晚会。这正是一个月明花香的春夜，对着那明媚的月光投下的丁香花的影子，想起明天一早就要向江南进军，想起曾把我哺育大的滚滚长江，想起由于她的教育才使我参加了革命的英雄的上海，想起山明水秀、日丽风和的江南春色……而这些和我已经阔别了十三年了。

二十八日下午，我们南下工作团由浦口横渡长江，凭着船栏向着那浊浪滔滔的江水，遥望着燕子矶和紫金山。从前我由故乡到上海上学，一年总要从这里经过几趟，江山还是和当年一样，真好象是看到了久别的故人。

过江之后我们的车子迳直开进了伪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在最后一幢房子的二楼上。办公桌上的磁杯中尚有半杯龙井，我把笔筒中的毛笔抽开一看，笔尖还是湿的，余墨未干。想起几天前，李宗仁还坐在这个位子上玩弄他的假和平的阴谋，而现在已成了漏网之鱼。在“参军室”内，军用地图尚完整地钉在一张大桌子上，上面还有红笔划着我军的进军路线。就在“参军室”的右首，大约是接受呈递国书的所在，一张蒋介石的大油画像，已经包扎好了，被抛弃在甬道的中间。想是本来打算运走的，由于我军进展神速，那些家伙忙于各自逃命，所以就在搬运的中途把它扔掉了。不知谁在包布上划了一个缺口，正好露出蒋介石那颗丑陋的头颅来。

接着，我们在南京过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五一节。这是我第一次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过自己的节日。晚上在国民大会堂开了一个盛大的党员干部大会。我们党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天才军事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以及张鼎丞、张际春、宋任穷等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不仅是纪念伟大的国际劳动节，而且是一个再进军的大会。会议由下午七时一直开到翌晨三时。

五月二日我们出发到丹阳。所有将去上海工作的干部

都在丹阳集中。本来南京解放后，我们可以立刻解放上海的，由于调去参加上海工作的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还不够，所以集中到丹阳来进行学习和编队。从后来我们进入上海后接收工作那么地有条不紊，证明中央这一措施是十分英明的。我们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接管城市的政策，学习了济南、北京、天津的经验。当时中央和总前委指出解放上海有三个可能：（一）和平解放，（二）敌人撤退，（三）敌人坚守上海。我们争取和平解放，其次是迫使敌人撤退，把敌人赶到苏州河以北去消灭。着眼点是避免上海受到破坏，要在上海打一个军政全胜的仗。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另外也进行了组织工作，每个人入城后担任什么工作，或接收什么单位，都具体地分配好了。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华东局送来紧急通知：我们的主攻部队已经打进了上海市区，敌人的主力被压到苏州河北岸了。通知要我率领所属干部下午二时在丹阳车站集中，向上海进军。

本来从北京出发开始，这一个月来，每天所谈的都是上海，但当我一听到今天马上要向上海进军的时候，不知怎的，全身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心也在激烈地跳动。

上海每一幢房子，每一条马路，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是我们工人阶级造的。上海工厂的每一寸布，每一个零件，每一件工业产品，都是我们工人阶级制造的。上海的全部历史是我们上海工人和上海的人民用鲜血写成的。而长期以来，

上海却成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乐园，我们真正的上海历史的创造者却遭受着非人的奴役和残酷的杀害，这是能够容忍的吗？因此上海和全国任何一寸土地一样必须彻底解放，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必须成为生活的主人！而上海就要解放了，上海人民从此要真正地站起来了，这该是多么巨大的一件历史事件啊！

我是在上海参加革命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今天能够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我感到是至高的荣誉和无比的幸福。

本来我们在丹阳的这段时间，天老是落着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好象大自然也有意和我们配合一样，今天忽然晴朗了。大家兴奋地收拾好东西，在指定的时间内在丹阳车站集结了起来。在开车的前几分钟，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同志在陈毅同志的率领下也纷纷上车了，陈毅同志在月台上踏着稳健的脚步巡视了一次，他向每一个车厢都扬扬手，然后走进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就慢慢地离开了丹阳。

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南翔，奉令在南翔宿营。炮声不断地从前面传过来。上海市区已完全暴露在我们眼前。我们英勇的解放军还正在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们就在车站附近的村庄歇了下来。当地的农民热烈地欢迎我们，把他们最好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在地上铺上干草。我们躺在芬芳的稻草上，一阵阵江南泥土的甘香扑进鼻子里来。听着一阵阵的炮声，在这时候，谁能睡得着呢。

翌日傍晚，在迷蒙的春雨中，我们在公路旁集结，等候上海地下党同志组织的汽车队。陈毅同志这时在我们面前

走过，他总是以那种安详而又严峻的仪态作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在我们队伍中出现，而他正是指挥这个战役的统帅。

上海公交公司的司机同志们，组织了规模庞大的汽车队远远地开来了。我们兴奋，我们欢呼！我又看到了阔别十三年的上海工人兄弟。大家互相拥抱、欢呼，公路边的队伍顿时沸腾起来，真象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们上了汽车，经过真如，天就黑了下来，又落着倾盆大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一直到车子停下，我们才知道到了交通大学。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交通大学的同学在雨中等候我们的队伍，我们被接进灯火辉煌的大楼里。

当晚我们分途和地下党的同志了解情况，进行具体的接收准备工作。

二十七日一早，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陈毅、粟裕两同志任正副主任。当天下午我按上级原订计划，作为上海军管会的军事代表开始接收敌人的机关。三天之内我们接收了六个地方。

有的敌人把文件档案销毁了。在群众的检举下，我们还是把隐藏着的物资找到了；有的敌人逃到苏州，也是由于群众的协助，把他们从苏州捉了回来。

有的，如东方经济图书馆，外面挂着一块文化机关的招牌，里面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在大军渡江前夕，他们想掩盖人民的耳目，故意弄了一些象杜月笙这样的流氓，组织了一个所谓董事会，说成是一个所谓社会团体，想逃避接收。但是我们早得到了情报，在进行接收的时候，当

面就揭穿了这个阴谋。

庞大的复杂的上海的接收工作，本是十分艰巨的，但是由于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情况，入城以后我们又运用了党的传统法宝——群众路线，所以进行得很顺利。

那时候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遇着的人们总向我们投以微笑。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走下车子在路边站一下，立刻就会有人主动地走过来问：“同志，要找什么地方？”全上海的人民都十分热烈地在接待着我们，每个人都以能为上海解放做点什么而感到愉快。

当国民党军队举着降幡，低着头，向着我们解放军走过来的时候，人们热烈地鼓着掌，高呼着：“解放军万岁！”

当我们的军队，将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押进囚车的时候，人们也热烈地鼓着掌，高呼着：“共产党万岁！”

每户人家，只要有机会都打开门，要求睡在风雨中的解放军搬进他们的屋子里来，但都被我们解放军有礼貌地谢绝了。

人们将热茶冷饮送给他们附近的解放军，也都被解放军有礼貌地谢绝了。

就在上海解放的这一天内，全上海的四百万人民，都异口同声地称道着解放军，甚至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

就在上海的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上，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卓越的天才战略家毛泽东同志所亲

自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的军队，而且每一个战士都是我们党的思想的宣传家和党的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上海解放到今天，已经整整的十年了。上海解放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将永远成为我们每个生活在上海的人们记忆中的永恒的春天。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到虹桥的第一天

我是昨天下午从上海县委来到“七一”人民公社的。当晚和今早跟公社的党委书记及宣传部的同志研究了两次工作，决定我到虹桥乡去。吃过午饭，向组织部拿了介绍信，就去宿舍搬行李。我一共带了三件东西：一个铺盖卷，这里面除了被褥之外，还放了准备过冬的棉袄和换洗的衣服；一口小箱子，放了一些书籍；一个网袋，放的漱洗用具、药品和一些零星物件。作为长期生活的准备来说，带的东西并不算太多，大约总共七、八十斤的样子。但是我一进宿舍，看见这三件东西，心里就不禁发楞，想起昨天从车站把这三件东西搬到公社党委会来时的情形。大约不到一里路的样子，我总歇了二十几次。等我搬到的时候，人几乎瘫了下来。现在不但又要原路搬回去，还听说汽车只能乘到漕宝路四号桥，从那里下车后到我的目的地虹桥镇还有四、五里地。自从大跃进后，农村中没有一个闲人，看样子还得要自己来搬。这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心里不禁嘀咕着：怎样才能把行李扛到虹桥镇上去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宣传部的小杨走了进来。

“是不是马上走？”小杨劈头就问。

“是啊，我想早点走；到了那边要接关系，还要找住处。”

“好，那我来帮你把东西搬到车站。”小杨说着就把大铺盖卷儿往肩上一扛，顺手又提了一只箱子。

看到他那股矫健的样儿，我心里真羡慕，同时又说不出地感激。但是两样重的东西，怎么好让他一个人拿呢。我左手提起网袋，右手就向小杨要回那只箱子。

“把箱子给我拿吧，那个铺盖够沉的。”

“不要紧，我到农村锻炼半年多了，这点儿，不在乎。”小杨不等我同意就轻快地走出了房门。

小杨是个瘦长的个儿，步子迈得又快又大，那大铺盖卷儿扛在他肩膀上好象是没有什么分量似的。那只小箱子，虽然不大，但都是书，也有二十来斤，他提在手里就象是提一只空箱子。

在路上他告诉我，本来他有胃病，连二十斤也拿不动，自从到农村锻炼了几个月后，胃病自己好了，百来斤的担子现在担在肩上，一点也不吃力了。

小杨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想如果几个月后我能和他一样结实，几十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扛毫不在乎，使人回到青春的年代，这多好，是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心里乐呵呵，又好象抹上了一层糖汁一样，感到甜滋滋的。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车站，小杨把行李放下，他径自回去了。

这是七宝镇的中心车站，由虹桥到莘庄、由上海西站到青浦的两条公路在这里交叉；另外由西郊公园到七宝镇的

九十一路公共汽车及由徐家汇到七宝镇的九十二路公共汽车都以这里为终点。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这儿的确是热闹非常。每天，下放农村锻炼的干部，义务劳动的学生，参观访问的中外著名人士络绎不绝，往来其间。这个极普通的农村的名字，经常以显著的地位出现在报刊上。因此，这个本来十分宁静的乡村车站，变得和最热闹的市镇一样了。

这时，天空给雨层云压得很低，如丝的秋雨漫无边际地飘洒在这辽阔肥沃的田野上，到处都是一片白蒙蒙的。

公路左边电线柱上的一个扩音喇叭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中音：“注意，寒流警报！强大的寒流马上就要到达。今晚有霜冻，各个生产大队，要立刻做好防寒的准备；缺乏防寒工具的生产大队，请立刻打电话和公社党委会联系。”

喇叭中将这段话反复地送出。不久，就看到人们把一车车稻草、竹竿和绳索飞快地送到公路边的一些阡陌上。

我要乘的车子到站了。随着候车的行列，我把行李搬了上去。车上十分拥挤，但秩序十分良好。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着各自生产上的情况，谈着人民公社，好象大家都是老朋友似的。

到了四号桥，我下了车。这里路边上，有一家杂货店，一家修理脚踏车的合作社。向左拐，有条用煤屑修筑的小公路。从路牌上看到这就是通向虹桥镇的道路。

雨越落越大了。这儿路边电线柱上的喇叭，也还是传出那个女中音播送的寒流警报。人们在田间，忙着三秋

操作。

“怎么办？难道就停在这儿吗？”对着这三件东西，我心里有些发愁，不禁自己问着自己。

“不行，一定要前进，我不是下来锻炼的吗，这就是锻炼。”决心一下，就把铺盖往左肩上一送，用左手扣着铺盖上的绳子，右手提着箱子和网袋，顶着逆风，冒着雨，朝着虹桥镇的道上迈着大步。

起初一段路，走得很轻快。慢慢地，肩膀和手上感到有些沉重了；再走下去，两脚感到有些不听使唤。抬头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桥，心里想赶过小桥歇一会儿。但是走到快拢小桥的时候，无论如何支持不住了，脚一软，肩上的铺盖卸到了路边。随着自己一屁股就坐在铺盖上，深深地吐了一口大气。当时连再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点燃一枝烟，坐在那里发呆。心里有些后悔，天气不好，应该在七宝多住一天，还可以从党委那里多了解到一些情况。又想到刚刚在四号桥下车的地方，雨已经落大了，就应该在那两家店子里避一避。说不定还可以等到有顺路到虹桥镇的人，请他帮我拿上一两样东西。现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雨又落得这样大，人浇得象落汤鸡一样，真是懊丧得很。

刚才因为走得快，扛得重，所以出了一身汗；现在歇下来，给风一吹，雨一淋，身上有些寒冷，不禁一直打了个喷嚏。想到坐在这里总到不了虹桥镇，无论如何也得走，于是我就站了起来，又照刚刚的样子背着拿着这三件东西。虽然经过一阵休息，稍稍恢复了一些气力，但是不行，走不了